

# 诗的明澈之境

◎曲令敏(河南平顶山)

拿到春林的两本诗集——《漫游者》《神农山诗篇》，在久已忘记的焦渴里，有种想要举杯为饮的渴念被唤醒。岁月忽已晚的自暴自弃，和某种源自现实世界的荒诞与绝望，我埋头在网络小说里，不知今夕何夕。是春林的诗，拨动了落叶纷飞的心弦，让我抬头看见了不曾远去的山河仍在，看到了《徐玉诺故居》《白龟湖，水波涌的下午》《菰间雪》《荆花出现了》，看到了根系深远的诗歌的血脉，看到了杜甫、李商隐、苏东坡和朱载堉，看见了那座落满光阴的神农山……不是眼睛看见，是心看见，是一颗老心灵重又犁开四季盘扎、雨雪交替来的泥土大地，于是，从昏睡中醒来，有了泪水，有了呼吸……

这两本诗集都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，《漫游者》出版于2016年9月，《神农山诗篇》出版于2017年11月。两本集子7496行诗之外，《漫游者》前有诗人王家新的评论《认识一位诗人》；《神农山诗篇》后面有高春林的长篇写作札记《诗，最根本是通向明澈之境》。也就是这篇沉甸甸的札记，让我想到了法国诗人雅戈泰，在对两位诗人的比较中叩开了阅读之门。

读春林的诗，感受到一如雅戈泰的隐忍、内敛，洗脱了生活中和生命中的泥尘，很少言及“自己那点儿破事儿”，给这个充斥着各种表演与喧嚣的时代提供了一面镜子。在这个“文学创作”繁荣得无以复加的时代，写诗的人很多，读诗的人却很少。诗，成了圈子里的传诵。特别是一些看上去很高端的诗，压根儿就不是如我这般愚钝的草根儿能看的，仿佛能读懂的人越少，那诗才越上档次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悖论，古人如白居易、柳三变，但凡有水

本来  
就够凌乱的时间里。我相信这个世界  
有一种简单的精神地理。  
我弯下腰，这些植物统统立起来，  
一个草科就是一门语言。”  
(《筑城人》)

在这里，诗，是借助自然打开通往世界的路，没有晦涩，意象在字与词的石块上跳荡，极小也极大，有限又无限。语言是简白的，明亮的是思想的块根，不矫情也不矫饰，我看见具象的鱼，在词语间游来游去。

春林的诗触动我最深的，是朴素和明澈。就像是穿行在云彩叶子之中的冬阳。就像是通往诗人心灵深处的细草小径。他的明澈，是金星，是月牙，是它们普照下的自在山河。尽管收藏了无以量计的历史和文化，青山还是那青山，河流还是那河流。所有事与物与人的叠加，无论显与隐，都不言自明，让读到它们的人经由文字看见了裸露的现实与历史，看见了无以言说的本然。我相信，有信仰的诗人都不会浪费字词和别人的时间，他老实地结果子，且把最好的果实捧出来。我曾经走过无数条涧溪，那水流一帘儿一帘儿平铺或垂挂，水流下是晶莹的五彩石，是大山不动声色却浩浩荡荡的气息，再不济，你也能看见水面上的天光云影，且心领神会，无须一个形容词。

“山风正在簇着一个剪影。也许金星  
一向都在这里等待着的月牙，交谈，从这时靠近。

足有十年没有遇到这样的画面——纯净的，

像是刚从水世界打捞出来。这时没有理由不说到安宁

——为了恒久，我们让内心柔和，

是他一贯的从容。”(《在山下观星月交谈》)

原本的人回归原本的自然，不求占有——才情的占有，名望的占有。只是倾听一次星月的交谈，让星月明澈于心间，这就是朴素的真意吧。

明澈，不是大白话，有时候它是“欲辩已忘言”，有时候它是“欲说还休”，更多的时候，它是一个诗人的道行和操守。需要胸怀的宽广、视域的辽阔，需要超越时代、超越自我。读高春林的诗，总是能遇到意蕴万千的明澈，对于浮躁日久的人来说，是鞭笞更是福分。

最后一点是春林诗中的诘问与抗拒，这是世世代代的诗人借以立足和安放诗句的凭依。且借助诘问，抗拒内心的俗化，抗拒人格的矮化，抗拒精神的碎片化，这是写诗的理由，是活下去的理由。

且听高春林夫子自道：“我的语言，要我一生用它练习抗拒。清唱或合唱，抗拒黑暗、漩涡，以及人性的恶。”这是一个支点，撬动诗人的责任与担当，是诗歌的钢筋构架。

春林的温暖和清冷都在于他的淳朴，他来自郟县安良一个偏远的山村，他从来不曾忘记，他是农民的儿子，是底层的一介平民。为了清醒，为了诗歌，他放弃了仕途升迁。多年来他一直走在边缘。他的诘问与抗拒源自血脉，源自切肤的疼痛，绝不是某种高地上的表演，自命清高的表演。所以，他的诗因发自深心而不隔。他说：“我蜗在貌似安逸里，也许可以不想什么了。可是报纸上无聊的花边爆料像雪片覆盖暴力、拆迁和悲伤的群体。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了，夜太长。你们，给我词……”

目之所及，感同身受，他痛着众生的痛——

“……若要呼唤，那就从5号线与京广隧道

唤回身体，唤回知觉，唤曾经走失的光亮。

似乎漫过茫茫大野者不是洪荒，水埋伏着更大的

水，映像出叠加的面孔，莫名的真相……”(《迷惘之诗》)

这是诗人面对洪水的泪水潸然，也是无以量计的悲悯者泣血的呼告，在这出声和未曾出声的呼告里，我们岂能忽略真相？诗中悲怆的诘问，让人良心难安！难安，才有思省，才有救赎……

总之，读高春林的诗，我最大的感受是他的诚朴，唯有赤诚，能让人看见事物的原貌，连同附着其上的光泽，连同激涌不止的内魂。朴，则是诚的延伸，是剔除一切遮蔽，让事物本初的纹理与色泽与气味在字词间呈现。

卡佛说：“总得有些什么用来盼望。慢慢地变老，失去一切和所有人。”作为一个有生必死的人，诗人的盼望是一个醒着的梦——就是这些词和另外的词，就是让有灵有性的诗句在黑暗里低飞。作为一个读者，我的盼望就是余生能读到高春林以及更多诗人澄澈的诗句，进而让自己像干净的草木一样活着。

# 在那年夏天长大

◎郑贵华(湖北襄阳)

有时候觉得，长大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。

小时候，我最喜欢暑假，因为有时间寻觅好吃的东西。西瓜、甜瓜、黄瓜等，在自家的菜园里、棉花行里都套种的有；到了七月，很多瓜罢了园，我们就馋树上的枣儿、柿子、黄花梨。

邻居二伯家有两棵枣树。每天一抬头，就能看见枣树枝上一嘟噜一嘟噜的小青枣。暑假期间，小枣儿们的肚子慢慢鼓起来，这时候的枣儿虽然还未完全成熟，但已有些许甜味儿，勾得我们肚里的馋虫蠢蠢欲动。

一天下午，我们姐妹几个坐在院子里玩儿，看见树上青白的枣儿，趁着大爷打盹儿的工夫，赶紧行动起来。

大姐去找竹竿，我赶紧弯铁丝钩，小妹妹去拿葫芦瓢。我们把铁丝钩插进竹竿中，拿一节布条缠紧，瞄准长着大枣的树枝，伸长胳膊去钩，另外几人在旁边拉住枝条，快速地将大一些的枣子摘下，装进瓢里，然后再换根枝条去拽。虽说二伯家的闺女们也和我们一起，但我们还是挺害怕。要是被大爷爷看见，他又会一边骂，一边挥着拐杖撵，说我们糟践东西，讨打！我们不想惹他生气，更不想挨打，所以摘的时候，也不贪多，只把低处的摘下尝个鲜，然后就转身玩去了。

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从没意识到这就是“偷”。几天后，我们几个人去摘张奶奶家的柿子。她家的柿子树很粗，但分叉很低，一个个碗口大小的柿子雄赳赳地倒挂在枝头，好像在故意挑逗我们的食欲。

柿子个儿大，又不能直接吃，我们摘了几个，衣服就兜不住了，正准备回去，只听见“咔嚓”一声，二姐把一根树枝拉断了。我们赶紧放下怀里的柿子，去帮她把断树枝扯掉，无奈力气有限，折腾了好一会儿，那断掉的树枝还是松垮垮地耷拉着胳膊，不肯离开它的同伴。眼看地里干活的人们陆续往回走，我们急忙揣起柿子跑回家。

回去后，也不敢让家人看见这些东西，就商量着把柿子埋进屋前堰塘的淤泥里。刚进屋坐下，便听到张奶奶破口大骂的声音，从村子这头骂到那头，言语中好多不堪入耳的脏话，让人脊背发凉。从那骂声中，我们第一次知道“偷”，第一次有羞耻感。

那次偷柿子的事，我们一直没和大人提起过。藏在堰塘里的柿子到底有没有变甜，我也无从知晓。我只知道，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摘过别人家的一粒枣，甚至没进别人家田地里割一次草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少不更事的过去就像那偷来的柿子一样，永远被埋在堰塘深处。现在想来，正是当年张奶奶的怒骂，才唤醒了我们做人的尊严，给了我一件叫作“自尊”的宝贝，我也在那年夏天悄悄长大。



井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诗和词，且至今还在流传。这话扯得远了，我是想说，我喜欢高春林的诗，就是因为他心里有读者，从不故作高深。但这不代表他的诗没有境界，没有深深远远的心灵探寻与抵达。

翻阅《神农山诗篇》，打开的是一个自然世界也是精神世界。

“站在这山上，开阔是一次打开层峦。

生活的河流窄，我能过，可我不想蹚浑了水——在

为了遗忘，我们走在我们制造的边缘。

我们的几米之外是公路，是通向世界的汽车、房屋，

以及秩序、专制。没有什么为一个夜景

而停滞，更没有什么像你的黄玉给予你一个明净。

我的父亲在另一个山里生活了七十多年，

月牙、星河，呼应着的河山，有没有带给他动容？

(我明天再去问他……)或许迥异于我们的